

何谓“数字遗产”（链接）

“数字遗产”是指互联网上的数字文化遗产，即以互联网为承载形态的文字作品、资料、图片和影音，形成了一种文化传承的遗产，也就是今天互联网上的读书频道、文化频道、博客、论坛、BBS、空间等里面涉及的创作、记录等内容。

个人记录具历史价值

■ 季路德 上海 退休干部

在“洛阳纸贵”的年代，出版门槛高，普通人的历史记载很少。进入互联网时代，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留言，有条件把自己的故事、观点和情感留在网上。

以我本人为例，这辈子的经历主要分三段：作为知青从上海到黑龙江 11 年，进复旦大学读书任教 12 年，参与上海世博会申办筹办举办工作 13 年。这些经历和体会，以前也就是存在脑子里。有了微信之后，就在知青群、高校师生群、世博会同事群里和众多朋友分享交流。

就说第三段在上海世博会工作期间的经历，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有很重要的影响，留存了太多的回忆。当年上海世博局有几十个部门，现在差不多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群，相当于“网上世博局”了。这些群在沟通信息、相互帮助方面发挥了作用。

我建了一个公众号，已发布近 400 篇世博同事们写的回忆文章。今年是上海世博会举办 10 周年，我收集汇总了世博局当年在编人员中已逝世的 15 位同事的照片和简历，发了一篇公号，为的是缅怀这些曾经一起工作的故人。

我为什么要在网上撰写、编辑、传播这些回忆和体会呢？当然，一开始是“即时动机”，就是别人写了，我有同感，于是也开始敲键盘。其实潜意识里有两个动机，一是让子孙了解祖辈。我自己就很想知道，我的祖父、父亲当年是怎么生活的、曾经有什么想法。但因没有资料留存，只能空想。我把自己的经历留给后辈，让他们了解祖先的生活，也许可以弥补我自己的遗憾。二是为今后的社会学家提供素材。一个社会，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不断在变化。这种变化，具体表现为张三李四等的个人命运的变化。我这个年龄，常说是“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新中国”，从童年开始的经历，将顺利与挫折汇总起来，大约能够反映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。因此，如果把很多普通人的经历汇总、整理，将是今后社会学、历史学的研究宝库。

进一步说，所谓国史、方志，其实都离不开家谱和个人回忆。因此，借助网络，普通人在网上的文字，不仅是个人的“数字遗产”，也应该是社会科学的遗产。因此，普通人的“数字遗产”是有历史价值的，这一点应成为共识。

微 宇整理

不要被这个世界遗忘

■ 张曦娜 陕西西安 企业员工

前些日子参加大学同学聚会，同寝室的小伙伴来了一拨“回忆杀”。本科四年时光，点点滴滴的美好回忆涌上心头。回到家，思绪万千。晚上睡不着，突然想到了“校内网”——那是十几年前，很多大学生每天都要使用的社交网站。我心血来潮，起床打算登录账号，重温一下“青春的感觉”。然而，太久没用，除了记得邮箱地址，密码早已忘记了。花了好长时间，终于找回密码，打开电子相册一看，如烟往事映入眼帘：社团掠影、植物园游记、毕业照存档……

夜深了，我陷入沉思：网络世界里，这些电子信息、社交账号，对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？过去数千年里，一个人想要与他乡故友交流，鸿雁传书是最常见的方式。薄薄几张纸，承载着无尽的情感。上个月读《傅雷家书》，我被里面温暖的文字所感动。傅雷写家书的初衷，本为教育子女，后来这些家书得以出版，广大读者才能一瞥其中的教育理念，乃一大幸事。

近些年来，信息大爆炸，我每天一睁眼，便拿起手机刷微信、微博，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好友动态；在购物、支付平台点外卖、买东西；在游戏平台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。生活越便利，数据越庞杂。个人信息的聚合轨迹，便是我所理解的“数字遗产”。

大学四年的电子相册便是“遗产”之一，多年后我们偶然“重逢”，引来无尽感慨。如今，网络时代狂飙突进，每个人都会留下自己的“数字遗产”。百年之后，它们怎么办？我不禁想起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，里面有句话让人印象深刻：“真正的死亡，是世界上再没有人记得你。”

设想，后世某个偶然的时刻，有亲人机缘巧合看到了我的朋友圈、微博状态、自拍照片。如果他们有深入了解的兴趣，逐步探寻曾经存在过的“我”，岂不神奇又有趣？或许，这就是网络时代赋予我们这辈人最大的便捷——不用著书立说，只要仍有人记得，就不算真正的“死去”。就像傅雷先生一样，用文字温暖很多人，从未被这个世界遗忘。